

重時危事竊惟今日遼東之勢與京師呼吸
相関經臣之事與廟筭首尾相應政如駭浪
栢舟撐頭者極力把持儻看掉照應不周職
未見浪之能涉也遼當喪敗之後熊廷弼斬
懦誅貪稽兵飭器開壕設守一片熟血赤誠
蓋已不知有身而危遼稍稍有生氣乃

廟堂所為曷艱而共濟者猶爾議多成少

主上亦復半行半止職不知其解也何也閱臣姚
宗文往山海矣詞臣徐光啟起練兵矣

皇上非以其危迫而急用之乎願閱臣用問用詐
須厚有所獲雖題太僕五萬銀兩未見解貯
何所練臣治兵已屬後時而光陰徒虛尚爾
掣肘至于多兵必須多餉多餉乃能多兵內
帑既叩關之徒勞司農遂甘心于仰屋將悠
悠待禍變臨前而空委之數乎今樞部調募
幾二十萬到通州者僅山西民兵亦以供應
之無資露處之無止典衣賣器逃遁而歸有
司又復拘解此一兵也祇有相激為變耳目

下陝西兵又到矣開春各處兵四向鱗集矣
儻復芻餉不前凍餒如昨職恐姚令言涇陽
之變禍更慘于帑酋得無慮乎主上謂宜速
允五百萬內帑之請與其藉寇養盜何如飽
士騰馬戶部亦宜一面請發一面措處毋專
靠于必不能得之帑釀成不可救之禍也閱
臣謂通州勇壯可召募者尚可得四五千
人若然則以此易彼亦近補遠省天下多少騷
擾省安家多少不蚤慮多兵無
餉之禍乘其未到止其可已無待已到解散
之難脫巾之易也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詞
臣豈能爲無資之練

皇上超拔而用光啟者何故乃于所陳章款如石
投水乎用何項錢糧取何處器械駐何在衙
門種種應用之資當事速宜措給只須題知
共贖厥成雖然當茲瓶罄壘耻之時辟之料
理中產之家光啟亦只宜就其家產所可辦
者隨時因勢漸小成大如額定必欲得上富

財料方肯措手此豈可得之數也熊廷弼出
閔時遼東兵不成兵馬不成馬器械不成器
械廷弼一味擔當有任無退今日理一件明
日理一件自然漸漸就緒策應亦陸續相付
如必百備稱心而後經畧至今不成出閔矣
詞臣亦以經臣之心爲心自古豪傑偉抱遇
大大用遇小小用毋使人致疑于當年莫殫
累世莫竟徒啟主上之晉難祇成紙上之畫
餅恐芴觀有以窺詞臣之短長也以職觀奴

酋之勢決爲天厭之誅古未有克殘慘暴而
不終卽撲滅者但從來多故之國難救之禍
不在初局而在轉局蓋初局爲嘗而轉局則
物力凋敝之餘更加一不可知之故禍遂莫
能支矣今日虎酋強倍建奴據其耽耽思逞
豈無坐待兔犬之斃而有田父之心此職日
夜深憂不在奴酋而在虎酋也則練臣速宜
練兵餉臣速宜積餉豫爲有備之計陰消其
轉局之萌若夫誘用虎酋以救目前此在疆

場之臣察形伺影測始觀變斟酌而慎裁之
而職不敢必也邇爲枚卜幾成聚訟職甚憂
之幸各捐棄一語卽了國家之爭士君子之
幸也夫舉事誰能盡善言者要亦相成旣斬
葛藤宜去根脈毋釀未化之心仍醞異同之
念與經臣裏外同心畝滅國賊而後朝食豈
非超越宋賢萬萬哉凡此皆當行緊着以
廟謨之制勝而助經臣之拮据者也職閱報見科
臣疏有九月十八夜月滿如望又有二十四
日辰刻三日並出之語讀之不勝毛竦夫月
當虧而不虧明是陰盛若三日並出晉建興
二年曾有此異援昔撫今能不寒心伏乞
皇上留心于午夜之清明尋繹于興世之往蹟議
一事卽行一事愛金旣不得復愛金錢諸臣
銷嫌去疑共畧目前緊着又何天變之不回
而奴酋之不滅耶

○戶部尚書李汝萃謹題爲遼餉垂盡遼費滋多
請帑徒煩轉圜無計仰懇

聖明勅俞廷臣各摠一得以救危急以圖共濟事
臣查遼餉自本年三月以前所發三百餘萬
自六月以至十月終臣部發過一百九十萬
今據各處循環銷解有餘剩是遼東眼前之
餉一月用至三十萬一年之用則三百多萬
矣然現在兵不過九萬馬不過四萬耳據經
臣疏稱將來用兵至十八萬用馬九萬則用
餉比今日當再加一倍矣况近復有車牛一
百三十餘萬之費然僅以遼東言也其京師
援兵半月無餉能堪奮挺一呼乎其所調土
兵非我族類能甘枵腹出關乎臣疏謂以後
遼餉能需六七百萬皆勢所必至而事當豫
備者今那借搜括業已無餘止有留稅一說頃
向各撫按查尚無的數加畝再行一年大約
可二百萬此外四五百萬茫無着落臣所以
不避煩瀆繼中外諸臣之後六懇
天恩發帑接濟拯救溺之呼寧暇擇音哉蓋餉之
絕續關係遼之存亡國之安危豈以

皇上聰明天縱獨不思爲社稷計耶母亦疑臣部措餉之款尢有未盡歟查自有遼餉以來臣先次那借奏處六款又申明征倭舊例四款又條陳十三款續陳十款又復戶科七款又七款欽依遵行其餘瑣屑總屬零星幫湊而外之輸解者尚多痛癢不閔亦旣析秋毫矣頃者類併款目請旨申飭直窮到底亦無遺策矣夫策窮于無之而徒內帑是望使

皇上厭簿不卽慨發者臣不自量也自窮于無策而不多方講求使遼餉將來中絕致遼陽不守賊虜長驅此時卽治臣之罪萬歎不足以謝

皇上併不足以謝天下願

皇上自爲社稷計終當不愛朽蠹用以除兇雪耻諸臣共爲社稷計雖涓滴之遺皆滄海之助同心之謀卽斷金之利也古稱集思廣益端在今日臣部舍已從人亦在今日此臣之厚

日結局懲往日之濶用畧將來之仔肩大家
虛心商確烏可緩也伏乞

勅下廷臣悉心酌議以遼餉除畱稅加派外作何
奏辦各抒所得各出一單俾臣部採集上聞
見之施行再議買馬安家犒賞驛遞等項以
後照例肩任庶用有斟酌查有憑據免得混
淆推誤亦同舟共濟之忠若臣之愚耄惟有
誓死請祈回

天聽千萬一固無能別畫一籌矣

○南京刑部右侍郎等官何熊祥等一本爲遼左
垂危大亂將作懇乞

聖明用人發帑以去危卽安事自奴酋犯順國事
日非奴急而

皇上與之俱急奴緩而

皇上與之俱緩夫以急應急似亦無大失策不知
彼急而後我急日後則已緩矣緩則已無及
矣如開原陷而後熊廷弼出廷弼初至遂無
救鐵嶺之陷此緩不及事之徵也若夫彼緩

我緩猶爲非計彼之緩在休兵養銳我之緩在玩寇忘備前日已誤而堪再誤乎古人有言殷憂啟聖多難興邦奴酋猖獗天所以啟皇上也乃外憂漸逼而般樂如故不聞卧薪嘗胆惟聞俾晝作夜彼步步着緊我事事遲違安有屑越若是竊意左右近習必有爲

皇上寬者謂

陛下聖武布昭年來若倭若哱若播未嘗不逆我顏行而旋就戡定今何憂于奴爲此說者誤國者也夫倭越國以啟寡其勢已遠且閔白自斃幸耳非吾兵力所能加也哱賊突起烏合其黨易携播則自守虜成擒易耳若奴酋據我左肩勢利形便且蓄謀數十年而僭號改元志不在小三方比之懸矣庸得不爲大憂乎左右近習又必有爲

皇上寬者謂

陛下洪福齊天同符

世廟庚戌之變俺荅犯京師烽火達於甘泉而竟

不能有加于我又何憂于奴爲此說者又議國者也夫掩答控弦之士雖衆顧其逐水草無城郭一入閔隘如就樊籠易入易退勢則然也若奴有城有屋近聞築城撫順邊外儻然有宅中畷大意逐水草者比之又懸矣又焉得不爲大憂乎自奴舉事攻堡堡尅攻衛衛陷而我魯不能以一矢相加遺由前一說不驗甚明

皇上亦可以恍然悟矣由後一說冀其尚驗則臣等復有以解之嘉靖三十七年俺答不嘗圍困大同右衛乎相持三月堅守不下楊博一出視師虜遂解圍去右衛猶是右衛耳閉門三月竟能抗虜待援今開原鐵嶺間宿以重兵帥以老將不可謂倉卒無備矣而奴衆一至破不踰時豈直此時人心非嘉靖比抑亦奴之強盛非俺答比也安得以俺答之易入易退而幾幸奴之無如我何也故曰爲此說者皆誤國也今遼陽僅存守備單弱天下安

危全係于此諸臣憂時言事單疏公䟽無不以用人發帑爲第一義乃焦唇敝舌

天聽彌高臣等敵愾有心救時無術亦復奚云然而深維今日去危卽安之策端不在此明主可與忠言安敢謂

皇上厭聞而不畢其愚也夫

皇上之有人不用是必自雄其斷曰吾頓挫一世之人使欲言不得言欲進不得進天下莫能爲吾難若一方有警而變吾初志是屈于臣

下也不知屈于強寇之謂屈未聞以從諫用人爲屈也假令奴酋直逼京師則主辱臣死死且爲國誰任受屈及今用人使仁賢布列法度修明足制奴死命政所以伸威萬里耳皇上之有財不發是必自患其貧曰吾羅致天下之財使黃白充棟方物山積此亦得意快心之觀若一方有警而遞用吾財則與不積奚異不知富有四海之謂富未聞以堆金積玉爲富也假令奴酋長驅入犯則京師震動皮

之不存毛將安附及今發帑使度支取給食
足兵精足以制奴死命政所爲長守其富耳
臣等亦知

皇上緩來緩應急來急應當無不用人之時無不
發帑之時但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及今遼陽
未陷猶尚可爲若待其失守羽書狎至則廣
寧山海皆不及救用人發帑便爲無補與其
急而後應致不及事何若乘時早蓄之有備
而無患耶伏惟

聖明超然遠覽思患預防嘉與賢士大夫勵精圖
存母與左右近習玩寇樂禍亟檢吏部所推
閣臣及南北大僚諸疏與屢催科道疏盡賜
簡用并渙發德音將內帑所積聽戶部陸續
領解軍前應用則人心鼓鬯軍興不乏三軍
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如是而遼左不克復奴
酋不殄滅請治臣等妄言之罪臣等越在江
表未能馳至金城安敢侈談方畧若徵兵轉
餉諸務群策俱存惟患不用不患無策亦安

敢猶爲剿說獨計今日人心渙散海內虛耗
救時吃緊莫過兩端故敢合詞上請以附于
諸臣伏闕之後惟

聖明採納見諸施行慎毋聽左右近習之甘言自
誤以誤天下也

○閱視邊務姚宗文一本經撫二臣之疏已揭兵
馬錢糧之數乞

嚴勅該部多方料理以救危遼事職出關而東于
月之初八日已屆廣寧切見寧前一帶兵衛

單薄如塔山杏山等處虜與我同城而處控
弦鳴鏑道左時聞而遊擊陳琚領兵不滿數
百其旦夕無事者天幸耳一路士民所在擁
馬足額控告以輸糧輸草沙磧如帶之地不
能當兩事交征之苦語語急切聽之惻然比
至廣寧而撫臣周末春與道臣張鳳儀言河
西一區議輸議糴蓋藏將盡出牛出車物力
都罄夫蓋藏盡小民眼前苦牛車罄而獻歲
之春無可耕穡事都廢則國與民俱盡之術

也職在都中時知蒿目夷患耳寧知未至河東而河西可危者已岌岌萬狀哉見撫臣亟處車牛等費疏揭中云遼陽兵馬以十二三萬爲率大約費米豆一百二十餘萬石草一千二百餘萬束毫不可少時不可缺欲運積糧草必多置牛車分守等道閭鳴太等議添車三萬七千輛用牛九萬七千頭併人糧牛料等費約用銀一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餘兩而寧前一道尚未與焉併議於關內買騾車千輛且多方召買本色多議截留以濟糧餉之窮此撫臣疏請之大槩也又于本月十二日見經臣熊廷弼敬陳戰守大畧疏揭內中分布戰守位置井井合見在并續議召募徵調約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每兵一名歲計餉銀十八兩共該餉銀三百二十四萬兩每軍月給本色米五斗該糧一百八萬石每馬日豆三升總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水運船隻陸運車牛之費

準焉皆一毫裁削不得此經畧疏請之大概
也在撫臣准目前而少撫似差減在經臣總
全局而定議故彌增總之斟酌情形憑據事
理用在必資者宜預數可共筭者非浮欲殄
滅奴酋以安遼左安天下非此不可不知揀
事者何以應哉記往者撫臣周末春魯議加
派計部大難之強而後可今日之支吾目前
者皆撫臣籌國深心匡時大力也使計部堅
持到底何以延緩至今職見軍事方殷而儲
糈不預累請于舊加之外以明年一年爲限
再于田地每畝加派三厘疏計留中戶部亦
視爲書生妄言置之不問假令今者部臣能
曲折計議謂經臣撫臣所請兵馬不必用米
豆有量沙之術運事不必用車牛有神運之
術則職服其能籌邊又如收糴米豆之費指
顧而集買置牛車之費從容不窘不忙不亂
如取如携則職服其能辦事而職諒其不能
也不過曰芻餉錢糧當處之戶部車牛之費

當責之兵工二部推諉誤事卽誤國也國堪再誤哉加派之說職前疏已詳言之云天下多事憂其蠶起爲亂者窮民耳如有地畝輸稅之家所加愈多其生計愈厚彼饒有力者假令論丁抽兵勾其子弟一人千里從軍爾時以千百金爲續諒所不愛今使其父子兄弟無恙井廬家室相保第割歲入之二三以佐公家之急又所不辭力亦能辦豈便相倡爲亂其北畿一帶并各省有役煩賦重及災傷宜恤者在本地撫按另爲酌議調停勿以一鄉一土之艱難悞軍國之大計第

勅各省直撫按畱心察吏嚴禁重等火耗用以加派充然有餘矣此外則職同官官應震有外官協濟之說各省直自撫按而下如布政司布政及郡州守縣令不與封疆之危宜共急封疆之事酌其大小難易如撫按布政大約以二三千金爲率郡州縣之大者以三百爲率次者以二百爲率下者以百金爲率聽其

願自節省以濟邊需此一議也又有暫免之
稅楚令尹隳其室以急楚國之難春秋嘉之
諸臣或在朝在藉休致者皆爲王臣魯叨厚
祿優免錢糧此聖朝寵異之典沾荷有日矣
今日復爾非心所安除生員貧苦仍聽優免
外縉紳優免在四十八年皆徵解一年以見
急公之議吏農亦然至于儒士儒官係司印
劄付非實納銀有堂印此皆係假批一槩不
准悉全輸納亦一議也若稅契與加納恩典
一事職昨已具疏在稅契原係常法戶部已
經題議第宜嚴禁重稅無與不肖有司借此
爲生事開罪之端在加納恩典以

聖明錫類之仁鼓人子榮親之念告身一紙不碍
遠途且誥詞以慕義濟邊作通行文字不必
甚夸美其詞于綸音未甚褻也此五議者約
言之可得五六百萬庶足辦東方之事幸

勅下戶部酌行或勅廷臣詳議急與施行萬一
俞旨尚遲在戶部宜據揭題覆將前所加派者止

供遼兵新餉將續加併各項所入者責成各
省布政司以道里遠近立限征収經解督餉
大臣爲召募置買修築轉運諸費恐急切不
能應手在內則于南北各庫藏那用在外則
令各布政那解徵補仍聽督餉大臣便宜搜
借以待扣還蓋窳人待養富室閉門朝暮可
償便無難色矣欲濟燃眉似無他策職獨念
國家財賦之入有限靡費之孔無窮矧軍旅
煩興自然不給因其已然揣其將然更防其
未必不然何有何無黽勉求之有濟于國冒
不美之名而不辭任嫌怨之衝而不顧在小
臣不以庸庸多福做好官爲念在大臣不以
保全今終異日之請卹請謚爲念且將傾屋
漏舟一力撐住但使

宗社晏然身後之計其小者也戶部尚書李汝萃
真心未改而獨力難肩乞

皇上速下左右侍郎之命以相協贊職曾與司農
言加派及考成方伯一事司農首肯之云疏

上後敝部卽據揭題覆而疏後未之聞也說者謂司官託于中官之名懶問濟時之畧守見在而偃蹇憚勞畫之勤渠不能善承堂官以匡國事語曰口饑打手以其無運持之能也身司計事旣不能獨抒良畫又不能博采群議第雍容簪佩于地官之署玩愒時日遲誤封疆不知異日何所逃罪如能急畧更始竭力擔當則蕭何轉運關中功居諸將之上職願司道亟爲亡羊補牢之計也至職閱視事宜因此中廳署半空見在者胼手胝足無能兼理委而復更者至再至三且有無從可委者卽嚴爲督趨尚無端緒如訪問比閔一節已奉

明旨必當遣訊第此日非其來講之時懼開輕講之釁非機在可乘人確可使未敢從事容與經督撫按諸臣慎重畜之然念如此運用亦非錢糧湊手不可非多方設處恐餉且不給烏能鞭長而及馬腹哉惟

皇上留神省覽卽與施行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績一本爲建夷再入遼左難支懇乞

聖明念

宗社安危大計急爲調兵遣將以固幾輔用人修政以畜安攘事臣竊惟夷狄之禍自古有之惟人主之所震懼急畜防禦則夷狄雖不能爲大害蓋上急則下無所不急上緩則下無所不緩國乃人主之國也人主不急誰當急者臣觀建夷小醜貪財淫色屠戮軍民動以數十萬其暴虐如此白首舉事可料無成嘗竊詳之以爲其財不及元昊乃興兵三載遼東殘破幾不能自存窮天下之力以救之嘗恐不足何也則以

皇上無懼心也蓋元昊時宋仁宗因用兵調費日蹙命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湏務從簡約議者欲損吏兵祿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許更變且出緡錢以餘軍儲好

水川之敗至震悼爲之旰食仁宗恐懼修省約已裕民如此而軍民將士有不鼓舞思奮者豈人情哉且其用人也執政于內則有品夷藺晏殊杜衍富弼宣力于外則有韓琦范仲淹龐藉將帥則种世衡狄青張元周美皆一時之選也故得元昊乞降稱臣如故仁宗稱爲仁豈不信哉今奴賊初陷撫順清河我皇上尤知震懼起經畧用廢將曾不崇朝而明旨卽下迨四路喪師之後觀者謂

皇上當如何震怒如何驚恐如何理財用人而皇上乃漠然不動心用一經畧尤待屢次疏催開原再陷而後得請今兵部之印任其久封調兵遣將之疏置若罔聞宜懼而安宜急而緩臣不知其解也夫外侮來而吾有以待之不畏何害然而內外諸臣旣無韓范之望足寒賊膽遼東諸將又無狄張之才能破賊兵皇上又鮮投醪挾纊之恩以鼓舞士氣今日之遼視楊鎬時事又復不同各鎮精銳盡于一戰

傷痍未起戈甲盡喪又三百萬金錢不可復
繼所恃者惟各處召募兵八九萬人而一時
烏合聞風破膽糧草匱乏枵腹待斃雖熊廷
弼以忠義激發之未見有可用之兵也議者
欲厚賂虎墩兔憨使爲我用不知夷狄何厭
之有見我有難益肆要挾引類呼朋兵來吞
噬豈肯攻其同類以媚我中國乎今者奴兵
六萬入據開原已視遼陽城爲囊中物而抄
花黃把兔諸酋聚兵五萬爲之犄角屯于寨
下遼左岌岌殆且不保臣恐奴夷不但能爲
元昊而且爲阿骨打也

皇上不于此時恐懼圖存爲臥薪常膽之計而深
居宮中以晝作夜章疏不下如故兵部堂印
塵封如故若使建夷破遼東直犯山海將何
策以待之亦危矣哉柰何其不懼也臣本書
生不知軍旅但

皇上使臣協理京營京營恃遼陽爲門戶安可坐
視夷寇漸逼而寂無一言謂宜

勅下兵部速令昌平總兵王國棟帶兵六千移駐
山海關相機以援廣寧令大同總兵王威帶
兵六千移駐永平以爲王國棟後繼然後別
用大將以守大同昌平蓋兵將近則易至遠
則難達醫家急則治標計無急于此者

皇上更宜猛然懼速下枚卜簡大僚以共圖安攘
下考選赦縲臣起廢官以收拾人心庶几遼
陽猶可保全金甌可望無缺不則藩籬不守
夷兵日逼諸臣見禍將且有相率棄位而逃

如宋季丞相章鑑樞密院曾淵子文及翁倪
普者勿謂一官能羈縻人而且斬之不與疑
其望眼欲穿也天下有事君當求臣臣不求
君存亡安危之機在于旦夕臣不顧忌諱直
言無隱惟

聖明裁奪焉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僅題爲軍器續發當裁運
價設處有法謹擬咨酌量分地轉輸以救危
遼并固根本事江西司案呈准巡視廠庫工

科祝耀祖雲南道俞誨揭帖前事內開切惟
國家武備廢弛物力空匱至今日而極矣先
是經臣熊廷弼請發軍器數至五十餘萬職
等已躬親驗設法督運幾竭廠庫之藏而窮
日夜之力方幸告竣遼陽有備而經畧咨討
復稱缺乏蓋緣三路挫衄開原鐵嶺相繼告
陷凡一切器械盡沒虜中今雖陸續湊手然
派發各營各信地防禦未免得此遺彼支東
虧西是身在漏舟此蓬桅艫柁無一不索之

於人設身處地慨難爲胡越之視乃問之水
衡又慮積貯空匱則根本動搖而稽之冊藉
多有數目開寫而器復朽壞職等職司巡視
防周內外不得不參酌盈虛稽覈利鈍務擇
其急用以捍疆場之危而稍留其餘以裕京
師之守故就經畧咨文款列而一一覆覈之
有照數見存應與盡發者如兵仗局神箭九
萬枝戊字庫大箭一百萬枝斬馬刀一萬把
腰刀一萬把提過淨硝十萬斤無砂淨黃四